

近代英國詩鈔

楊憲益譯

四解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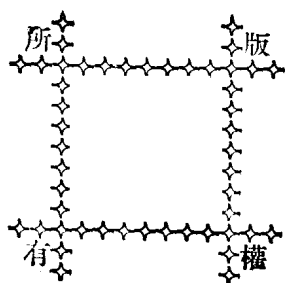
人事

序

序

RW 723 / 10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譯

者

楊

憲

益

發

行

人

李

虞

杰

印

刷

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

行

處

各埠中華書局



近代英國詩鈔（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近代英國詩鈔

最可愛的樹

最可愛的樹，櫻桃，如今
枝上已經垂下了繁英；
孤立在這幽林野徑裏
爲這佳節穿上了白衣。

在我的七十流年裏面
有二十年總不會再見，
從七十春天裏去二十，
我祇餘下五十個春日。

A. E. Housman
豪斯曼

五十春天既然是很少

去賞玩開花的樹或草，

我要到林徑間去玩耍

去看櫻桃樹如雪的花。

栗樹落下火炬似的繁英

豪斯曼

栗樹落下火炬似的繁英，

從山楂上，花隨着風飛逝，

門關上了，雨使窗上模糊，

給我酒杯，這是暮春時季。

又一春天催短我們生命，

又完了一季被風雨摧毀。

明年的春天也許多晴天，

可是我們將是二十四歲。

我們當然並不是第一個

坐在酒店裏，當風雨迅雷

把他們樂觀的計劃打碎，

咒着創世界的什麼壞鬼。

是真的，上天是真不公平，

欺我們有限的一點希冀，

減少我們快樂，當你同我

久勞無功的向墳墓走去。

天不公平，可是給我酒杯，

我們母親生的不是帝王，

我們所能有的屬於凡人。

我們不能要天上的月亮。

如果今天此地雷雨陰陰，
明天陰雨將要遠去他處，
旁人軀體將要感覺不快，
旁人心中將要感覺憂鬱。

我們驕憤的形骸多憂患，
與永古俱來的，不能沒有。
我們能受，我們必須忍受。
用肩頭撐起這陰天，喝酒！

在我的故鄉如我覺得無聊

在我的故鄉，如我覺得無聊，

豪斯曼

我還有方法安慰我的寂寥，
因為我心苦痛的緣故，大地
也爲她所生的兒孫而哀泣。
還有矗立的山丘，千古常存，
分我痛苦，安慰有涯的人生。
在我隨意遊蕩的每條路上。
與我一同走，向同一的方向，
有那幽美而將死去的華年，
很親密的隨從，在我的身邊。
有時我在幽暗的山林經過，
我聽見山樺實蕭蕭的下墮，
我又看見絳紫的番紅花朵，
在秋天的幽谷裏面怒放着，
或看見散在春暮的田野間，
白色的女裙花寂寂的安眠，

有如一灣反映天空的春水，
林裏的藍鑽花籠着薄靄睡。
在鄉間的路上，除這些以外，
有不同季節，來消我的壘塊。
可是在城裏街上，我無處尋
如此的伴侶，除了那些閒人。
他們同時也不急急來接受，
即使他們情願，旁人的憂愁，
他們已有足夠的了。我看見
在許多揣度我的眼睛裏面，
因太缺少歡樂，而失了同情，
那一種心理的不治的重病。
爲苦痛所逼迫，他們祇能夠
去怨恨他們的一切的朋友；
在他們自己死前，他們祇能

望着你，而希冀你交着惡運。

我的心充滿了憂愁

我的心充滿了憂愁，
爲我在往日的知己。
爲許多紅唇的女兒，
爲許多捷足的孩子。

在寬廣難涉的河邊，
捷足的孩子們安眠。
紅唇的女兒們睡在，
紅薔薇花謝的田間。

豪斯曼

初春

Gordon Bottomley
波頓尼

飛擊阿，雪，那黝鳥的喋喋，
你無法阻止它將唱的歌。

不眠的東風，你不能吹滅

槲梓花，杏花，

小的紫風信子的

圓圓的花蕊，

李花的新葉，你無可如何。

百合的花莖不中止生長，

有精液在風吹的花叢裏，

雪掩的矮林裏，凍得發狂。

一個鶉鳥歌唱着，說「可惜」。

愛，餘下的春天沒有許多。

在春去的時候，數着它們，
使我們更明白餘下幾何。
不但東風和雪，我希望能
挽回來那些失去的時間，
那些帶來蜂和花的日子。
我寧願使嚴霜寒夜留連，
只要我們能把春天遏止。

叢叢的荊棘

叢叢的荊棘藏起，每年春天
都是如此，鏽了的鐵耙，一杆
早就用壞的鋤頭，一個石輾。
祇有榆樹還突出荊棘上面。

Edward Thomas
愛德華唐墨斯

我也最喜歡農村的這一角，
正如同任何花一樣的迷人。
我喜歡荊棘上常有的輕塵，
常有，除非要證明雨的美妙。

人 生

在綠陰的寂寂的林中，那裏我
夏天常去找我愛的寂靜，陰影，
我忽然找到外來的死的恫嚇，
在樹的縐皮上有白漆的痕印。

多少老朋友不能逃脫，現在我
以新的眼光看我城裏的舊伴，
也如樹一般走着，而每人前額

Gerald Gould
古爾德

都有蒼白的紋，也都將被砍斷。

最後的雪

雖然殘雪還流連着
堆在烏蘿的鈍蹠上，
而把樹身一面塗白。
在這有陽光的路上，
新的無名東西出現，
有葉，有苞，下面有莖，
還有土塊連在上面，
來指示它們的來因。
無花說出它的名子，
可是一條綠色的箭，
從地下穿過枯葉時，

Andrew Young
安德魯楊

一下就刺殺了冬天。

窮人的豬

Edmund Blunden
白 冷 頓

已經有黃梅的落英點綴田園；
蘋果樹幹斑斕如老蟾蜍的背，
着了小的紅花，在玫瑰未開前。
築着新巢的鸛鳥，看着老人堆，
在有陽光的籬上，青皮的柳條。
關起的母豬聽見他走過，就叫，
要把門門推開，從裏面向外逃，
但它有環的嘴，使它不能亂跑。
後來他放它出來跑，鼻子直噴。
鼓起力量，它就跑到茅舍門口。

作出饑餓的呼聲，求冷肴殘羹，
它有如一陣旋風，又亂撞亂走，
用鼻撩撥着狗，使得雞雛奔飛，
玩膩時，又如小孩一樣撇着嘴。

墓 銘

Lascelles Abercrombie
阿伯克倫昆

你應當注意我，我就是「人」，
我就是「幸運」，我是滿足了。
一切我所欲望，比那還多，
我都有了。一切事都順利。
人生是一假的藏匿地方，
我羞藏，可是被看見譏笑。
再不被人看，不再作傻子，
我知道智慧不敢知的事；

因我知「無有」，再不作奴隸，
我解放了自由，與無量的

寶藏，因為我得到了「無有」。

我曾追求「美」，曾希冀「安息」，
現在我得到了「至善」，我是
「至善」，我是「無有」，我是死了。

入睡

人聲移動着在這寂靜的屋裏，
腳步聲音，和隱隱關門的餘響。
人打着呵欠，只有鐘是警醒的。
外面昏暗裏，有秋天氣息的夜
充滿了竊竊私語的樹。在園裏，
獵犬空洞的吠聲，如空庭鈴韻。

薩松
Siagfried Sassoon

我就知道雲正移動，掩藏了月，
低而紅的初上的月。野鷺叫着，
在它們池邊爭辯着，磔磔的鳥
從林中飛出，在暗淡的麥田上。

等待入睡，我拋開這類的思想，
以今天如夢的事，構造我的夢。
音樂，有一間明亮白色的屋子，
有人唱着一支關於軍人的歌，
一兩點鐘以前，不久這支歌曲
將變爲「我夢見他死去」，而現在
搖曳的美，經過我腦中。追憶中
旋律的殘痕，還能使我的夢境
燁燁，使我看見我曾率領的兵，
數他們的臉，陽光照耀着的臉。